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張說

字成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三年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意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廢寒胡。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

以史取名
以詩取官
而不相掩

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勳，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素，即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

賧誅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賧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羗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羗胡自相猜。夜圍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奏置麟州以安。

羗衆明年認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
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
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擒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
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兗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
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
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
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
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
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
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

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

樂此理

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後所謂彊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

亦未心自說始甚其罪耳

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

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

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

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

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

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

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不可行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
訶時事，昌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
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
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
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
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
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
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
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

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如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爲相時，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詞旨悖慢，帝怒之，遂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其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

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卒，年六十四。謚曰文貞。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興。

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蘇頌

蘇頌字延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叅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從徒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頌父襲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
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
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
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
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
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
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
食自頌始時李又判掌書命帝印前世李嶠蘇味道
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
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赫騎內侵帝

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條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烏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

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塲不能無憂忡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華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誇四夷安足。
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
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
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
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
音。亦會薛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
詔。立靖陵碑。命頤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殫事。
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

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頤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頤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頤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剋。人流亡。詔頤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頤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

前司馬皇甫恂使蜀徵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
玲瓏鞭頰不肖子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
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頰公有違臣得忤上意頰
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違近廢忠臣
節邪。嵩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謀將吏
請討之頰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羞愧不
敢侵邊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遊咸宜宮將
獵聞之曰頰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頰性廉儉
休戚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
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頒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唐盧懷慎

盧懷慎渭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幾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歸車之事非君之何及

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忘廉亦何暇爲陛下宜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再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遷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夫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屬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今
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俸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
府藏豈致治意哉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
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
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遷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粗示懲貶內懷自棄
徇貨倍賞訖無悛心明主之千萬物平分而無偏施
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
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
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猶吏乎。臣請以臆論廢者削迹。
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
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
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
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
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
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
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
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
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

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廬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樛社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緋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

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被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或未通。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

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野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聲。縣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

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華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徼倖。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廢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

忘爾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雖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近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
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
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
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
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
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
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
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載
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

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山超諸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腐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駁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

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醢藉故事。公卿皆播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爲相。謬謂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

分三文章
壬邪字第
風虎正已

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

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
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
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
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
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
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
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慊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
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
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
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
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
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書寂塵滿席常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
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
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
中書舍人故事合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科
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
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
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
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

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彙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議者是之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

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乘政忌綰望高
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
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
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克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仕
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
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與常袞奏京官
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
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傳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

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綰之速邪？」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

清談終譽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經詰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
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陸爲當時第一
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馭百數省留
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
音樂散五之四

唐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
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
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同時侍郎闕祐甫稱省

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君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

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
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
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
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
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
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
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
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
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
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

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啓巧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常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廢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內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

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疑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夢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昭賊中。泚常與祐甫同。

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鐫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叅軍事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以蜜裏書間道邀泚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涇原

得士心。向以涓叛奪之兵。居常悌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帝倉卒不及聽。旣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脩。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丘果至。如所言。乃擢公

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涇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古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爲塋寵安令造一磚塔安置以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召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

評爲相公
諫議大夫
共八人
以進而無

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爲
非費雖小言者何罪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杜黃裳

字成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

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卽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愾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臯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以

闢爲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願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濬。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濬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由是平夏、夏、鄯、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白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歿。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

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
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
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
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
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
及第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兄弟事
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
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一幹
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
遽送子宅門候伺累日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

衣繼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御史大夫栖筠蔭補主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亦必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厚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楷饒二州會前刺史

繼成咸言牙城有物惟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署以
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
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
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
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
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畜財多故劉
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
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
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聞以攻
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停障南北數千里。求盟。

吉甫謀曰、邊境荒阻、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亾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贇、贇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麻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俱于延英承旨、迎附旨意、卽

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以
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
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歿雷州又
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
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
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
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
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
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
爲刺史自至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

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闢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

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
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
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
吉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三年，牛僧孺
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
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薄上之總
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其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

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
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
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
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
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
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竊羣羊士
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
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

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

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麗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屬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秦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

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

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克守奉。」帝曰：「吾固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邈原，畿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

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言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聞或不修何也。曰。而秦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卽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璩修之于長壽。及璩罷而

事。寢賈耽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
關時政化者。不虛矣。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
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
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
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
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
以處降戶。高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非援天德南
接下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造隸靈武道里曠
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沿經

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
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
之囿亦不能構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
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
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
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襁氣李輔國方
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
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道南北衙
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

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

州嚴而將
寬固共斷
也

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聽禮信
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
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
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
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遂追錡
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史
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
繒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緩靖約束儉已
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

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顙骨持去侍郎許孟容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

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管嘉珍二人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安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

唐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垪校辭判研覈精密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

情謂垧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此固人物
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垧卽產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
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
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垧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
信弭厚吉甫罷乃拜垧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吐突承
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闡欲有闕說帝憚垧誠
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垧官而不名賴南蠻度楊子
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垧曰以一中人罪
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

監軍李輔光、庾劾其懦，以李勣代之。王承宗擅葉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庾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庾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庾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庾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庾乃爲帝陳從史暴戾。

不君視承瑋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瑁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瑋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瑁奏承瑋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瑁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

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垧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垧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垧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垧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垧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垧，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垧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

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埤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叅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蹠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徵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

畿甸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未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無曲奉小使怒及上聞憲宗怒擢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案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

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袁王師討
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
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
破時曲兵帝嘆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
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
衡又擊度办三進斷韓勣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毬
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
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
怒曰度得全天也若能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
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無死所自

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錡歿。家奴告錡子。穆易父奏未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

曰自鏢。必數有獻。今固告許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甚。度奏病在腹心。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靈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餉上指。帝曰。一勝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餉餽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及不難於
而難於
往今古
事雖未可
說

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
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
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
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
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
室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
馬人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
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
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澆沮

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滿山，率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闕必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鄴將監軍梁

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勲策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素事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鏐、衛尉卿監鐵轉運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美餘。由是有寵。鏐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鏐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鏐昇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下一

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此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鐻。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卽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

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凍抵
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
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
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
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
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
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鄆。帝曰。
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
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
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度

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嘗
語度臣事君當顧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辯帝曰言
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辯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辯則
易以爲易辯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爲異鐔所
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
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受命人

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
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
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積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
東茲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
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
山東禁聞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聞患大
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
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
口者無不咨嗟直以費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
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

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有讐嫌止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積宰相。積怒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擢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特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我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

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階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階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遂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佐側

疾風驟至
東都不能
自衛

目謂逢吉險賤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訓張權輿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歎宰相非其人使覓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
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
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
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實曆
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緋衣小
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
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
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官

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趙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二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

樂相公大
舊從二
字之力

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
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
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
爲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
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
詔云聞中言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
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遞所請下
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祇必出
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關
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

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云舍客則報云東都
宮闕所要修葺事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
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
緣徵發湏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
十萬端正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
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
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縱弛日
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
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希恐萬機奏臬有
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

實錄亦須
說明

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
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
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卽炎赫可畏聖躬
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
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然
子同捷末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
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
機重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湏疾已
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
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勳業

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
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
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
宗煙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
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
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
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
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讎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

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闕可也趨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旬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素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初中詔配享憲廟廷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